



《神鵬俠侶》12次 《西遊記》8次 《紅樓夢》5次

名著翻拍氾濫成災

十月間，談過六十年來的中國電影，這一期談談中國電視劇。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拍攝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電視劇成了經典，更成就了一首首膾炙人口的歌曲，例如《枉凝眉》、《歷史的天空》、《好漢歌》等，至今依然傳唱大江南北。不過，2008年陸續翻拍的新版四大名著電視劇，不但不成功，反而是「雷聲滾滾」，甚至罵聲一片。

新版《紅樓夢》

對白像唸書 加情色場面
新版《紅樓夢》爭議最多。揚言「神韻最重要」的胖黛瑩，令觀眾期望落空。像「背書」多於唸對白，刻意文言化，以至放慢了劇情節奏，再者頻頻輔以崑曲作背景音樂，給人的觀感是空有「神韻」皮相而已。最令人失望的是，大管家王熙鳳少了精明達練，只剩下潑辣；賈母的氣派，完全不能跟林黛玉版相比，有評論說「威嚴時缺大氣，慈愛時缺精明」。最難令人接受的是，刻意營造什麼「黛玉裸死」等情色場面，難怪微博、網上論壇群情洶湧，炮火連天！

新版《三國》被非議的，主要在對白的「現



代化」和「生活流」上。在這方面，它恰恰和新版《紅樓夢》形成兩個極端。由此折射出名著改編翻拍的關鍵，即如何拿捏和把握分寸。相對來說，新版《三國》在各翻拍劇中，整體固難媲美舊版，但某些方面還是可圈可點，這也許

是該劇今年贏得東京電視節海外電視劇特別獎的緣故。

《水滸傳》

為翻案而翻案 犯駁不通
一部《水滸傳》，人們最難忘的還是武松打虎，以及其大嫂潘金蓮。為潘金蓮翻案，是許多翻拍水滸的企圖，問題是新版把潘金蓮寫得異常賢惠，與後續情節幾乎連不上，這犯駁的內容，結果落得令人摸不着頭腦的「為翻案而翻案」之譏。

更可笑的是，新版《水滸傳》還特意向「溫和」靠攏，將這部充斥官逼民反、暴力血腥的場面淡化。「逼上梁山」是水滸的重心，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命運，全圍繞一個「逼」字，綠林氣息的缺失，刻意「溫和」，令全劇失去現實依據和歷史神韻。

著名製片人張紀中說過，新版《西遊記》是他心目中的一部「魔幻劇」，例如豬八戒的形象就是野豬，沙和尚曾是禮儀官，會很注意儀表。將他的言論，放在一部完整的《西遊記》裡，原著和「視聽版」在藝術上「高於生活」的原則就被肢解，甚至以偏概全了。既然要拍出原著，就要盡可能保持原著神髓，而不是像香港電影、電視劇任意再創造，那些「再創作」的港劇、港產片幾乎全被觀眾唾棄！

改革開放以來，內地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電影市場繁榮，電視節目同樣火紅，《編輯部的故事》、《渴望》等電視劇風行一時，四大名著更是八十年代王牌，名聞海內外。雖然近年不斷有新劇種出現，例如謀戰劇、警匪劇、愛情劇、清裝劇，可惜陷入惡性跟風怪圈，一套受歡迎的劇集出來，大量同類故事蜂擁而至。

眼見新創作的劇集數量和質量都滿足不了觀眾，向傳統動腦筋、向經典打主意就成了拿來主義的理由。據統計，近五年來，四大名著就被改



編了幾次。武俠小說宗師金庸名著《神鵬俠侶》竟被影視劇改編十二次，《西遊記》翻拍八次，《紅樓夢》翻拍五次。令人痛心的是，一次次的翻拍，經典名著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新西遊有孫悟空談情說愛，相信是受香港那個愛你一萬年的無厘頭「星仔」傳染吧。

廣電總局出「禁令」遏止

未知是不是改編翻拍得令人倒胃口，主管電影電視的國家廣電總局電視劇管理司司長李京盛今年初公開表示，「在短期之內，廣電總局不會再審核批准四大名著電視劇的拍攝」。此舉被普遍解讀為禁止翻拍令，有人譏笑以翻拍馳名的張紀中，「不翻拍，他還能幹啥？」

中國新聞網評論認為，廣電總局的「禁令」是短期的，「《紅樓夢》這種經典名著，也不大可能在今後永遠不再翻拍。」問題看該以什麼手法把經典名著搬上熒幕，再現其神采？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時統宇指出：四大名著在情節上確實並非忠實歷史，也有很多創新和改變。甚至像《西遊記》，就是純粹創造的神話故事。但四大名著之所以是名著，不僅是它們故事情節，更是因為它們代表着中華文明一貫的價值追求，這是不會被顛覆的。筆者加一句：也是惡搞不了的。

撰文：呂少群

通識我見

墨守成規 扼殺創意

伊利沙伯中學 高三 周嘉賢

四大名著故事吸引、劇情緊湊，一直受到中國，甚至外國人追捧，因此，多年來不斷被不同人翻拍。我認為在既有的故事上，加上自己的創造力，讓原本的故事成為一個全新的故事，是有助創作的。

我們不應因為它們是四大名著，便盲目地要求忠於原著，因為原本的劇情只是幫助創作的藍本，若作者要保留所有原有的劇情，便會少了發揮創意的機會，也會扼殺了創作的空間。正如劉以鬯在《打錯了》一書中也有一篇文章是以《西遊記》作參考，寫了孫悟空遊香港，內容和原著完全不同，卻有劉以鬯一貫幽默的風格，可見這是可行的。

四大名著故事之所以能一直流傳下來，受到大眾歡迎，是因為作者大膽創新，不受拘束地創作出天馬行空的故事，因此，我認為我們應打破原有的界限，不要因為是翻拍四大名著便只懂墨守成規。

翻拍 vs 藝術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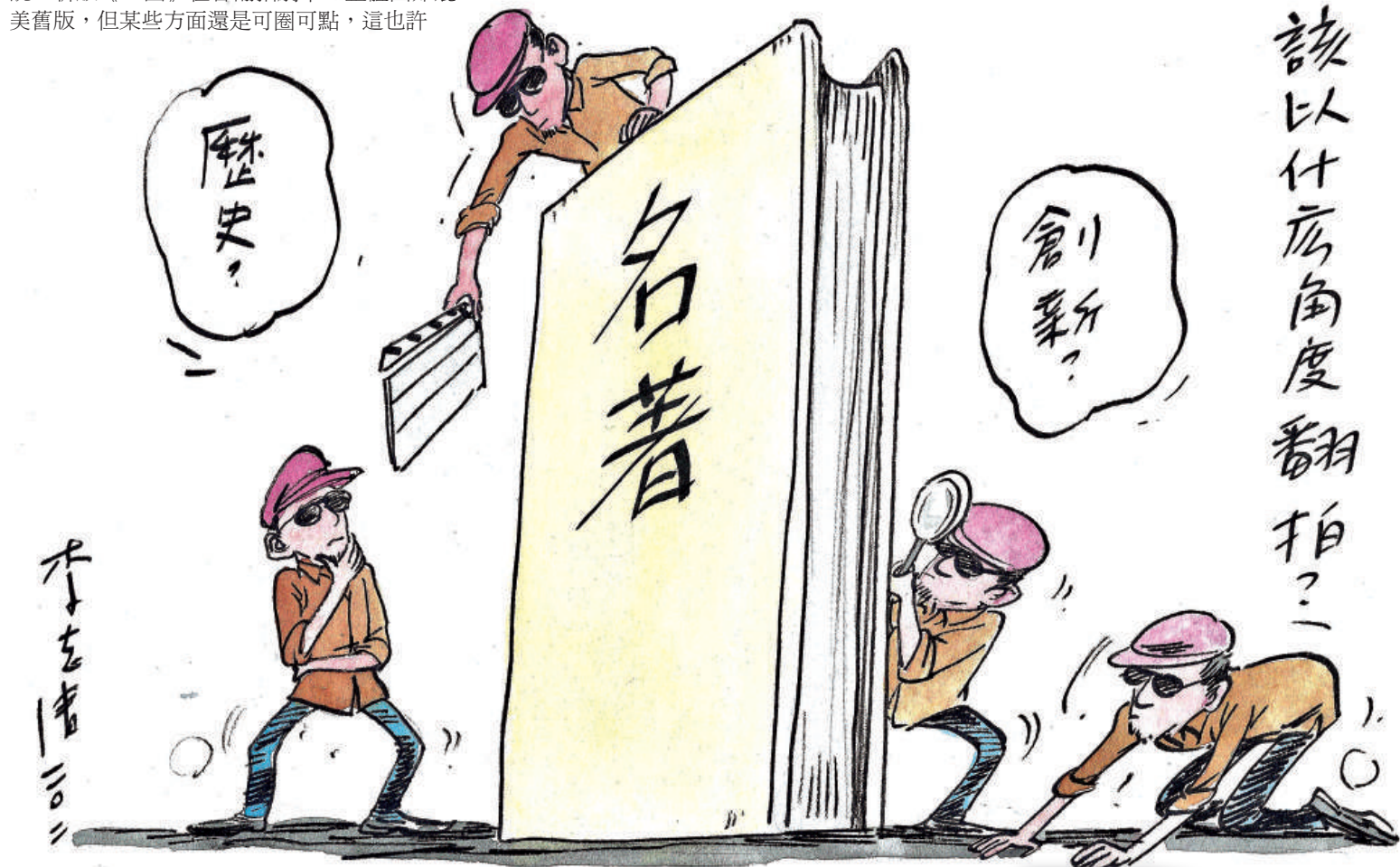
藍田聖保祿中學 高三 黃海榕

香港人應該未忘記前幾年上映的內地電視劇《神鵬俠侶》，原來這部經典武俠小說在短短5年內被翻拍了12次。這說明了內地翻拍名著成風。然而，此風氣卻使「翻拍」的質素越來越差，例如「新版四大名著電視劇」就備受批評。

本版主稿簡略描述了這些電視劇的內容與令人不滿的地方，我大概也明白了它們如何扭曲了原著的價值。的確，若挾着「翻拍」之名、用原著的名字，但消除了原著的精髓是頗不負責任的做法。然而，文中亦有數項值得反思與斟酌的地方。

例如新版《三國》因其「現代化」與「生活化」而被內地市民非議的同時，它卻獲得了東京電視節海外特別獎。這種矛盾的背後，就是兩種對待同一作品的態度。對中國人來說，他們也許熟悉名著內容，也堅持當中有些不能動搖的核心價值。至於評審，他們不需要把原著列入考慮因素，只需要考慮作品自身的藝術價值，於是予以肯定。誰是誰非？我認為不是對或錯的問題，只是我們可以想一想，到底何謂「翻拍」？「翻拍」的背後又有多少枷鎖？如果「翻拍」的人能夠為其作品注入新元素，使其變成另一類成功的作品，有沒有問題呢？還是這不應被稱作「翻拍」，而是參考了某種作品？這可能也是這一類創作上的迷思，或許還有人會反駁說「翻拍」不是創作。

另一方面，文中兩番提及香港與香港的藝人周星馳，但其語意卻是貶抑的。先是批評香港電影與電視劇任意創造情節；再來指出周星馳的作風「無厘頭」。誠然，偶爾亦有針對本港影視的批評，指其實素停滯不前。我雖然沒有追捧周星馳的電影，卻認為這只是個人的主觀感覺；有些人會覺得無厘頭，有些人卻能從中看到幽默與無奈的混合狀態，認為他的喜劇使人發笑之餘卻又會空虛。換言之，此類作品有其價值。倘若在批評翻拍名著的作品時，忽然又歸咎於香港的「星仔」，不免有把藝術分等並加以諷刺的意思，亦似乎是偏頗的做法。



書架

改編名著基本法

「電影翻拍」只是文學作品之二三度創作，也是作品以不同形式的再度演繹。研讀文學時，會提到唐宋小說、元代雜劇、明代傳奇，以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後來亦有不同版本的電影、舞台劇、歌舞劇、舞劇等。八十年代電影《倩女幽魂》，故事源於唐傳奇小說，去年也被拍出另一版本。筆者二十多年前參與的《大鬧廣昌隆》也是舊戲翻拍。

舞台劇《夢斷城西》與電影《殉情記》、《油脂》及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等一脈相承，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版本電影，當年莎士比亞的劇本也是取材於流傳的故事和劇本。嚴格來說，舞台劇不同導演、不同演員的重演版，甚至導演相隔一至數年之作品也屬此，毛俊輝也是改編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而成就了不同年代的舞台劇版本。

曾聽過趙嘉文先生為中文科主講「文學作品之改編」。他以李碧華《胭脂扣》為例，說明改編之取捨便是反映作品之主旨。改編的過程，也可以表達了重新演繹或重新發現的主題思想。只有優秀或具有永恆價值的名著，才會被不斷重演。當然，名著也具有一定的市場價



值。觀塘劇團當年便根據梁科慶的《鴉殺》創作成舞台劇，也是基於上述的考慮。

《文本與視覺的互動：英美文學電影改編的理論與應用》（左圖）指出：「文學欣賞，如閱讀小說和劇本等，讀者要靠語言文字的時間積累來接受文學形象，並且只能根據自己的主觀感受和生活經驗來想像這個形象，於是才產生了『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著名論斷。」

近代備受編劇敬重的夏衍說過：「假如要改編的原著是經典，那麼，改編者無論如何總得忠實於原著，即使是細節的增刪、改動，也不該越位以致損傷原著的主題思想和獨特風格。文學名著當然可以改編，而且可以有一代代人的改編，但首先要敬畏心。」

戲說胡編亂改，是對名著的根本性傷害，是一種褻瀆。」電影史上，黑澤明對《羅生門》的改編是一個話題。原來小說強調的主題是「人是不可信賴的」，而黑澤明卻對《羅生門》作了新詮釋——在心理層次會把自己的弱點遺忘和隱瞞。

延伸閱讀：劉天賜著《編劇秘笈》
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
sidneylui@gmail.com

金瓶梅人物心理理解讀

每年我任教的學校都會主辦多次書展，推動閱讀風氣。其中以榆林書店的書展最受師生歡迎。它是一間較有規模的樓上書店，售賣兩岸三地有一定水平的書籍。在最近一次榆林書店書展中，我買了侯文詠的《沒有神的所在——私房閱讀《金瓶梅》》（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年）（右圖），本書是一部由心理學角度看《金瓶梅》的書籍，有助讀者認識小說中各個角色的內心世界。

侯文詠認為，《金瓶梅》營造出一個「價值不在，一切只剩下欲望」的世界。人處身於這個世界中，「生命會有什麼意義」是書中探討的主題。從傳統的文化觀點看，那樣的人生應步向沉淪、墮落，可是在《金瓶梅》的世界裡，蘭陵笑笑生先帶讀者進入一個理性熱鬧的世界，再從人心深處的錢欲、權欲及性欲看世界。倫理、道德、義氣、友情都一一解體，欲望才是人心內最底層的真實。



在侯文詠的眼中，西門慶有不少的行為表露了他內心的潛意識。他沒有安排潘金蓮和其他妻妾們住在一起，而是另在前面花園找了一棟屋子。從屋中的傢俱來看，西門慶對潘金蓮算是寵愛的，但從房屋的位置來看，這個獨立在外的房屋在外花園中，彷彿住在裡面的人不是妻妾，而是偷養在外的情婦。侯文詠推測，這正是表露了西門慶的潛意識——「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在論到眾妾的關係時，我們見到潘金蓮拉攏春梅。在這段關係中，反映了潘金蓮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採取聯合春梅的策略。

在本書中，作者從不少生活瑣事中揭穿《金瓶梅》中各人的內心想法，令我像走入了各個角色的心裡，體會他們充滿悲喜離合的人生。最後，我認為若有導演日後開拍《金瓶梅》，可參考本書的研究方法，由心理學看故事中的主人翁，定能帶給觀眾喜出望外的感覺。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henrilee@graduate.hku.hk